

★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



大  
情  
俠

第二部 中

郎情妾意

劍亭著

# 大情俠

第二部 郎情妾意（中）

延邊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第一章	群英荟萃	(1)
第二章	美艳少妇	(22)
第三章	金杖追魂	(45)
第四章	掌门被劫	(68)
第五章	邪睐灵鹤	(91)
第六章	间下毒手	(115)
第七章	银装少女	(138)
第八章	似真似幻	(164)
第九章	大闹武当	(186)
第十章	五步断魂	(211)

第十一章	真假莫辨	(241)
第十二章	相思情债	(262)
第十三章	西提五老	(288)
第十四章	绿玉符牌	(313)
第十五章	瓦岗水贼	(333)
第十六章	醋意盎然	(357)
第十七章	水帘山庄	(380)
第十八章	水中决战	(409)
第十九章	蛮荒五妊	(434)
第二十章	夜探水寨	(455)
第二十一章	独角妖害	(480)
第二十二章	霞煌真人	(495)
第二十三章	老奸巨滑	(529)
第二十四章	天水火劫	(556)
第二十五章	白衣道姑	(582)

第二十六章	削发为尼	(608)
第二十七章	御赐乞袋	(632)
第二十八章	陆地神龙	(652)
第二十九章	吉期大典	(676)
第三十章	九玄娘娘	(700)
第三十一章	鸳鸯神剑	(724)

## 第十一章 真假莫辨

佟玉清立即摇头道：“姊姊和玉弟弟去同样的不适合，玉弟弟是新任龙头，姊姊则是一谷之主，而且，甄小情和金毛鼠痛恨的是小妹一人，别人去他们是不会现身的。”

风雷拐和鬼刀母夜叉两人同时忧急地说：“可是，你一个人去我们大家都不放心，何况，甄小情和金毛鼠，一个擅用奇毒，一个狡黠阴狠，满肚子的诡计……”

佟玉清立即正色沉声道：“如果再不把握住今晚的机会，我们游侠同盟将永无安宁之日，他们今夜在武当山失败了，下次很可能改在邛崃，我们终日疲于奔命跟着他们跑，他们永远是主动。”

阮媛玲却忧急地说：“可是，玉姊姊怎知他在上清宫或山上？”

佟玉清毫不迟疑地道：“如果小妹揣测的不错，甄小情和金毛鼠与武当派也有过结儿，否则，他们便不会选在此地闹事，像方才打灯、救人，杀死了十多个武当弟子，固然有意栽脏咱们游侠同盟，但他们却使的是一石二鸟之计……”

话未说完，陆贞娘和悟空等人已纷纷颌首称是。

风雷拐则正色道：“佟姑娘说的不错，像方才的放火，显然有意戏弄武当道人，看看火救熄了，又故意现身，闹得武当群道，满

山喊叫，东追西逐，今天这一夜就别想合一合眼睛了……”

话未说完，不少人哑然笑了。

铜人判官抬头看了一眼偏西的明月，迟疑地道：“现在距离天亮最多还有一个时辰，那位二少奶奶恐怕早走了！”

佟玉清毫不迟疑地说：“绝对不会，如果他们与武当派果真有过结儿，不闹到天亮绝不会离去！”

江玉帆立即忧急地道：“你一个人去的确太危险了，多带一个人总多一个发现他们的机会，再说，彼此也有个商量照顾。”

佟玉清知道檀郎是绝对不会放她一个人前去的，只得无可奈何的说：“好吧，这样甄小倩和金毛鼠会不会现身，我可就没有把握了，因为我一个人前去，他们很可能冒险一试，如果再多一人，他们为了自身安危，只有以后再等机会了。”

话虽说的清楚，江玉帆依然望着阮媛玲慎重地吩咐道：“玲妹，你陪玉姊姊一块儿去，凡事以隐蔽小心为宜！”

阮媛玲一听，立即颌首应了声是。

佟玉清见檀郎派阮媛玲陪她去，心中也极满意，立即催促道：“那我们快走吧！”

阮媛玲愉快地应了声是，立即紧了紧背后的朱雀剑和短剑。

江玉帆和陆贞娘几乎是同时叮嘱道：“必要的时候，仍以发啸为号，我们马上去支援你们，天亮前务必赶回此地。”

佟玉清和阮媛玲同时应了一声，一转娇躯，双双向北峭壁下驰去。

两人踏松枝，点怪石，身形如飞，眨眼工夫已达峭壁下。

只见眼前峭壁，微显倾斜，仅有些许枯藤凸石，所幸高仅五十余丈，两人不难升上去。

是以，两人到达峭壁下，身形不停，凌空而起，直向崖上如飞

升去，恰似一对冲霄金燕，身法优美至极。

只见岸上草长及身，不远处即是茂密松林，随着寒凉的夜风，发出了呜咽涛声。

两人凝目一看，发现林内十分黑暗，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远处一阵急促的多人脚步声，却愈来愈近了，而且有愤怒的谈话声。

佟玉清和阮媛玲听得心中一动，不由悄声道：“我想起来了，这些人可能是追赶方才放火的那人回来了！”

说话之间，已听一个苍劲的愤怒声音，低声道：“……不会错，我距离她最近，看得最清楚，她只拿着一柄拂尘，没有兵刃，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白衣道姑，因为她脸上罩着纱巾，所以没有看清她的面目……”

佟玉清和阮媛玲一听放火的是一个白衣道姑，不由暗吃一惊，俱都悄声说：“什么？白衣道姑？”

佟玉清和阮媛玲惊异地彼此对望着，惊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阮媛玲急忙一定心神，首先焦急地悄声说：“玉姊姊，你看会不会是甄小倩又换了一套道姑装束来节外生枝，故弄玄虚？”

佟玉清微蹙柳眉，有些迟疑地悄声道：“很难说……”

话刚开口，阮媛玲已肯定地正色悄声道：“怎么很难说？根本就是她嘛，想想看，最初她在星子山是以标致少妇出现，之后又绿衣蒙面，中途撒毒，在那座小村上，她又大胆地以新寡孀妇和玉哥哥亲自照面，今晚上，她又穿着与你相同的衣裳闹翻了天，如今，这个前去放火的白衣道姑，谁又敢说不是她的杰作？”

说话之间，那阵急促的脚步声和谈话声已经距离不远，似是走向东边的那片辉煌道观。

由于佟玉清和阮媛玲悄声谈论事情，是以没有听清那些人又说了些什么。



这时两人凝神一听，依然是那个苍劲愤怒的声音低声道：“……绝不会坠在崖下跌死的，我当时奔至崖边向下张望，既没听到加速下坠时的衣袂声响，也没听到她的惶恐惨呼，再说，以她那等精绝轻功，绝不是坠下崖去……”

随着说话的声音，一群人众已走了过去。

阮媛玲首先压低声音道：“噫？听那个苍劲声音，好像是老涤尘似地……”

佟玉清微一颌首道：“不错，就是他，我们跟着他们去听听！”说罢，轻轻拨开高草，屏息走了出去。

进入林内，地面平坦，极为清洁，仅有少许松针松子散落在地上，显然经常有人打扫。

两人藉松树掩蔽，轻灵闪避着向前跟进。

只见林中的数丈以外即是一条穿林山道，前面的那群道人，约有二十几名之多，正沿着山道匆匆向那片道观的侧门或后门走去。

阮媛玲一面轻灵地闪避前进，一面望着佟玉清，悄声道：“玉姊姊，听涤尘老道方才说，那个白衣道姑是跳下了数十丈深的断崖，这么说，如果是甄小情的话，她的轻功不是不在你我之下吗？”

佟玉清毫不迟疑地说：“那是当然，否则，她也不敢在如此皎洁的月光下穿白衣了。”

阮媛玲哼了一声，立即不高兴地悄声道：“她也太狂妄自负了，难道她那么自信武当派中就没有一人的轻功能胜过她？”

佟玉清有些感触地说：“她若是把武当派看在眼里，她也不会打碎香灯，暗使迷香，救出了黄坛主他们，还杀了一个香火道人了……”

话未说完，蓦闻业已走出松林的群道中，有人迷惑地愤声

道：“师叔，您是否曾怀疑到那个放火的白衣道姑是江玉帆的同路人？”

佟玉清和阮媛玲听得心中一惊，彼此对了一个眼神，似乎在说，武当道人怎会怀疑放火的道姑娘是我们的人？

心念间，竟听涤尘老道迟疑地说：“我确曾想到这一点，如果是金毛鼠他们，放火烧的恐怕便不止数百担干柴……”

阮媛玲一听，立即望着佟玉清，惊异地悄声道：“玉姊姊，你听到了没有？放火的白衣道姑只烧了数百担干柴，并不是上清宫啊！”

神情凝重地佟玉清，微一颌首，正待说什么，又听涤尘老道继续说：“不过，游侠同盟的人都在小绿谷，不可能是他们的人……”

只听另外一个人接口道：“师叔，您看会不会是侠义道的佛门道友，发现我们和游侠同盟在小绿谷对峙，为了使我们双方免于火拼，才放火烧了储存的干柴？”

涤尘老道有些迟疑地说：“这也不无可能，不过，这场火烧得的确令人费解……”

话未说完，另一人突然惋惜地说：“如果用飞刀暗杀道瀛的那个歹徒不死就好了，我们可在他的口里问一问白衣道姑的来历！”

佟玉清一听不由懊恼地倏然刹住了身势，因为她和阮媛玲前来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在那个歹徒的口里问出少林寺的元台大师现在被困在什么地方。

阮媛玲自然明白佟玉清这时的心情，因而迷惑地悄声道：“那个歹徒怎的会死了呢？”

佟玉清似在沉思什么，但她仍本能地说：“也许是举掌自毙，也许是服毒自杀，也许是金毛鼠下的毒手，也许是被武当群道拷

打气绝！”

阮媛玲深觉有理，正待说什么，蓦闻一个愤怒的声音，恨声道：“师叔，不管怎么说，明天也要把韩筱莉杀了！”

阮媛玲听得心中一惊，到了唇边的话惊得突然住口不说了，由于两人的谈话，不知武当道人怎的又突然谈到了明天约斗后山的事？

只听涤尘老道断然恨声：“那是当然，玄洪与你吴师兄，两人苦练经年，废寝忘食，为的就是明天……”

话未说完，涤尘老道率领着一群道人，已走进了那座堂皇道观的后门内。

阮媛玲听得又惊又怒，不由一拉佟玉清，怒声说：“玉姊姊，走，我们进去听一听，听老涤尘的口气，对明天的约斗，他们好像有必胜把握似地。”

佟玉清没有动，但却正色说：“不，我们不能去！”

阮媛玲立即不解地问：“为什么不能去？他们准备耍奸使坏呀……”

佟玉清接口正色道：“他们耍奸使坏那是他们的事，如何警惕防范那是我们的事，涤尘老道虽然生性偏激，他终究是出身武林正派的知名人物……”

话未说完，正北远处的另一座道观附近，突然又传来一座阵愤怒呐喊与吆喝。

阮媛玲听得凤目一亮，脱口急声道：“玉姊姊我们快去，他们又发现了可疑人物了。”

岂知，佟玉清反而伸手将她握住，同时急声道：“我们不但不能前去，而且要赶紧隐蔽起来。”

说话之间，拉着阮媛玲，迅即向崖边退去。

阮媛玲心里虽然不愿，但她又确信这位聪慧多智的玉姊姊，

必有她的见地。

心念间，两人已退出松林崖边，依然隐身在高草内。

但是，两人的目光，却一致望着那片堂皇道观，听着远处的呐喊。

阮媛玲见佟玉清神情机警，不停闪动着目光向各处察看，因而关切地悄声问：“玉姊姊，你看会不会是那个白衣道姑？”

佟玉清一面凝目察看，一面肯定地说：“这一次很可能是甄小倩。”

阮媛玲听得心中一惊，也不由向深处凝目察看，同时，疑惑不解地急声道：“既然是甄小倩，我们为什么不也追过去？”

佟玉清立即正色道：“甄小倩穿着与我相同地衣着，万一碰上了武当道人，真假难分，有口难辩，反面误了事情。”

阮媛玲立即会意地说：“你是说要等到甄小倩现身时我们再出去？”

佟玉清毫不迟疑地颌首道：“我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甄小倩在附近出现，我们马上现身拦截，真假立判，武当派就是想要赖也无法狡辩了。”

阮媛玲却不以为然地说：“可是，万一甄小倩不现身，或不到这边来呢？”

佟玉清毫不迟疑地说：“那我们也得等到看清了情势之后才能深入！”

话声甫落，一阵急促谈话声，迳由那片堂皇道观中传出来。

佟玉清和阮媛玲，迳由树隙间循声一看，只见涤尘老道满面怒容，率领着十数道人，又迳由后观门内，飞身纵了出来。

涤尘老道一出后观门，目光一亮，倏然刹住身势，转身望着北面林缘，怒声喝问：“什么人？”

怒喝声中，急忙翻腕，呛的一声将背后长剑拔出来。

紧跟在身后的十数道人一见，也纷纷翻腕拔剑，立即站成了一个燕尾形的阵式。

也就在十数道人纷纷撤剑的同时，北面松林内也飞身驰来十数名道人，同时有人朗声回答道：“三师叔是我，松风！”

佟玉清和阮媛玲凝目一看，只见十数灰衣道人个个神情紧张，俱都手持宝剑，当前一人，是一个身材稍胖的中年道人。

涤尘老道一见，立即迎了过去，同时焦急地问：“祖师堂那面怎么样？”

说话之间，双方已到了近前。

只见那个身材稍胖的中年道人松风，急忙刹住身势，焦急地恭声道：“回禀师叔，不是祖师堂，是大厨！”

涤尘老道和他身后的十数道人一听，俱都面色一变，不少人发出啊声。

老涤尘不由关切地问：“现在大厨怎样了？”

中年道人松风焦急地说：“三师兄正在检查饮水和食物，对方可能在厨房中下了毒！”

如此一说，涤尘老道的面色再度一变，脱口轻啊，焦急地问：“查出什么结果来了没有？”

松风道：“现在还不知道……”

话未说完，站在涤尘老道身后的一个中年道人，焦急地问：“那个施毒的人呢？”

松风道：“那人被大厨房的人发现后，立即逃了出来，三师兄率领着我们去搜索放火的道姑，也刚巧回来，听到呐喊赶过去，那人已逃进这片松林来了！”

涤尘老道不由生气地问：“看到那人的面目没有？”

松风有些为难地说：“那人灰衣蒙面，背插宝剑，看不清面目，但大厨房的人都一致指证是个老人。”

涤尘老道一听，不由气得咬牙切齿的恨声道：“这一定又是金毛鼠宇文通那孽障……”

话未说完，松风道人已忿声问：“师叔，宇文通和咱们到底有什么仇，有什么恨，他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和咱们作对？”

涤尘老道一听，不由气得叹了口气，恨声道：“还不是为了你俗家师叔罗云普，昔年比武失手的事……”

阮媛玲听至此处，不由暗赞佟玉清断事如神，因而不自觉地赞声道：“玉姊姊，真被你料中了……”

佟玉清见她说出声来，不由大吃一惊，急忙伸手将她的樱口捂住，同时焦急地悄声道：“当心他们听到！”

阮媛玲一笑，正待说什么，发现涤尘老道等人业已停止了谈论，俱都神情惊异，目光炯炯的向着这而望来。

只见涤尘老道，一面凝神望着这面，一面忿忿地低声问：“松风，可是你们发现那人向这而逃来？”

松风见问，不禁有些迟疑地说：“五师兄说这边有山道通向后山，金毛鼠宇文通……”

话未说完，蓦见涤尘老道突然望着松风道人，瞋目低叱道：“闭嘴！”

松风道人被斥得一呆，其余道人也都莫名其妙的一愣。

涤尘老道继续游目望着群道，压低声音道：“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准谈金毛鼠宇文通的事，听到了没有？”

松风等人虽然神情迷惑，但仍纷纷颌首，应了声是。

阮媛玲看了这情形，非常不服气地悄声道：“方才他自己不是也谈金毛鼠来着？”

佟玉清立即悄声解释道：“那是方才因为没有听到我们这边儿有声音，现在他已提高了警觉！”

阮媛玲立即恍然似有所悟地说：“姊姊是说涤尘老道怕别人

知道他们武当派与金毛鼠有过节儿的事？”

佟玉清颌首道：“这只是原因之一，最大的原因还要把全般过失和一切灾害统统归罪在咱们游侠同盟身上，也就是说，所有发生的不幸事件，都是咱们游侠同盟引起的。现在你总该明白了我方才为什么坚决不同意深入的原因了吧……”

话未说完，蓦见林外的涤尘老道举手一指这面，望着松风道人，沉声吩咐道：“松风，你们马上沿着这道崖边搜索过去，我和你松高师弟他们由此地向西追，我们在后山的广坪崖会齐！”

说此一顿，特又慎重地叮嘱说：“记住，一旦遇上形迹可疑的人，不管对方是谁，死命缠住，吆喝传讯，我们会马上赶过去。”

只见松风道人恭声应了个是，向着身后的十数道人一挥手，即向崖边这面奔来。

佟玉清一见，立即一扯阮媛玲，悄声道：“玲妹，快，我们先到半崖避一避！”

说罢转身，悄悄拨开高草，探首向下察看，因为她仍记得七八丈下有一株古老斜松，足够她和阮媛玲暂时隐身。

也就在她探首下看的同时，阮媛玲已举手一指，斜下六七丈处，悄声道：“玉姊姊，那棵斜松在那儿，我先下！”

下字出口，一式乳燕归巢，身形头下足上，直向那株斜松扑去，姿势优美，轻灵快捷。

也就在阮媛玲展臂拳腿，足尖点上斜松树身的同时，佟玉清也飘然落在另一枝粗干上。

两人站稳身形，立即抬头上看，察看一下是否已被崖上的松风等人发现。

但是，也就在两人抬头上看的同时，耳畔突然响起江玉帆以传音入密，送来的焦急声音问：“玉姊玲妹，上面情形怎样？可是你们的行踪被发现了？”

佟玉清和阮媛玲闻声一惊，急忙低头下看，只见脚下绝谷中，一片迷蒙，久久才发现江玉帆和陆贞娘等人，就立身在崖下不远处的乱岩怪石上，正纷纷挥手，仰面上看。

佟玉清看了这情形，知道江玉帆等人是听了方才武当大厨房那面的吆喝呐喊，准备登上崖来察看支援。

这时月已西斜，谷中虽然迷蒙一片，但她和阮媛玲在崖上的行动，江玉帆等人却清晰可见。

是以，也急忙一面向下挥手，一面以传音人密的功夫，运功回答道：“我们没有被发现，是另外有人在捣乱……”

话未说完，耳畔立即传来朱擎珠的声音，关切地问：“玉姊姊，方才的大火是烧三元观吗？”

佟玉清急忙向下挥手，运功回答道：“不是，只烧了百多担准备煮饭的干柴……”

话未说完，耳畔已传来江玉帆、陆贞娘、以及韩筱莉三人的惊异声音道：“什么？烧了百多担干柴？”

佟玉清继续道：“还有你们意想不到的发现，放火的那人竟是一个美丽的白衣道姑……”

陆贞娘关切地问：“你们看会不会是甄小情伪装的？”

佟玉清不禁有些迟疑地说：“这很难说，如果是甄小情和金毛鼠的话，他们放火烧的便不止这百多担干柴了。”

说此一顿，突然又似有所悟地说：“还有，我和玲妹已经证实，武当派俗家弟子罗云普，昔年比武时，可能失手伤了金毛鼠或是昆仑派的弟子……”

话未说完，韩筱莉突然关切地说：“你方才说的那个放火的白衣道姑呢？”

佟玉清见问，立即似有所悟地说：“对了，据说那个白衣道姑轻功极佳，她已在方才涤尘的追击中纵至崖下，你们最好分成数



组，分别隐身在后山的断崖下，因为方才武当道人又发现了有人在大厨房里下毒……”

江玉帆立即关切地问：“你是说那个白衣道姑？”

佟玉清急忙道：“不是，现在已经证实是一个面罩灰巾的灰衣老人……”

话未说完，韩筱莉和朱擎珠已同声说：“那一定是老贼金毛鼠！”

佟玉清急忙颌首：“就是他……”

他字方自出口，崖上深处，突然传来一声愤怒大喝道：“宇文通，我们已经知道是你，你还不站住吗？”

喝声甫落，接着是一声苍劲哈哈怒笑道：“就是知道老夫我，你们又能奈何？”

佟玉清一听，立即向着崖下催促道：“你们快去布置，武当道人已截住了金毛鼠……”

就这说话的一瞬间，崖山深处已传来金铁交鸣和愤怒暴喝声。

阮媛玲一听，立即悄声催促道：“玉姊姊，我们快去吧，金毛鼠和他们已经打起来了。”

佟玉清一挥手，悄声道：“好，你先上！”

上字方出口，娇小美丽的阮媛玲已凌空而起，直向崖上升去。

佟玉清不敢怠慢，也凌空而起——

两人一到崖上，立即隐身在高草内，悄悄探首向外一看，除了西北深处的松林内，传来阵阵吆喝打斗声，附近一片寂静。

佟玉清再不迟疑，举手一指探处，当先纵了出去。

两人一进入松林，立即藉着高大松树的掩避，轻灵快速的迳向打斗之处奔去。